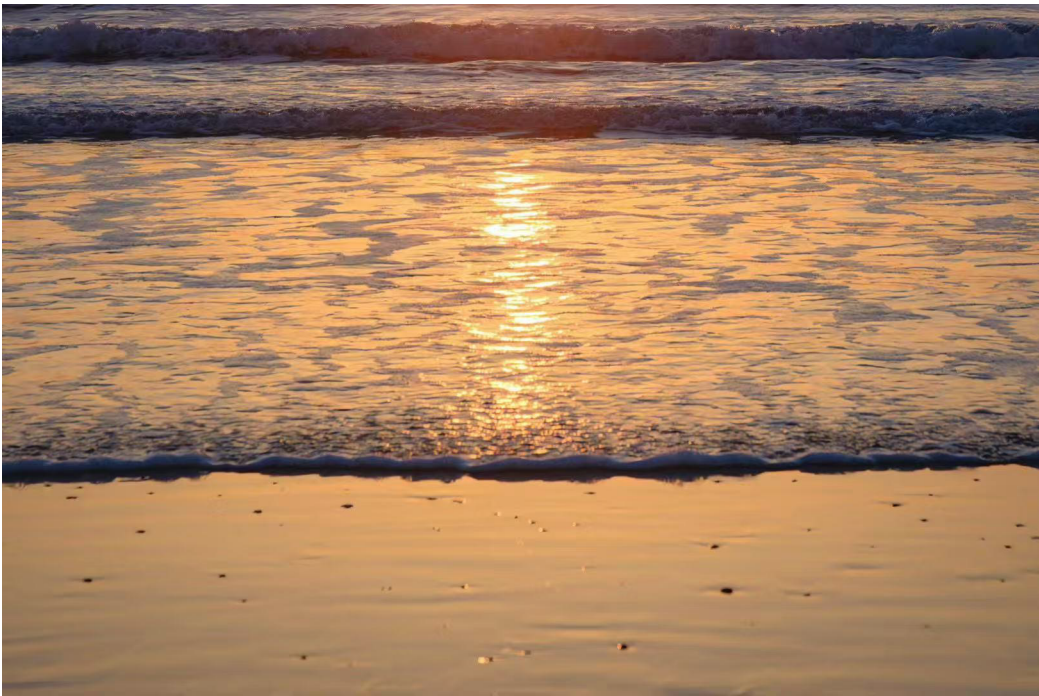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国祯泛海礼普陀

□伍大福 胡沐晨



普陀山，海天佛国，观音道场，朝廷使臣往来，敕制颁赐，累代不绝，但帝王或者幸辅亲自登临礼拜的很少，留下诗文的更少，物以稀为贵。有一位大明首辅不仅在其未入阁时曾亲礼普陀山，为普陀山创作了十几首诗（见《朱文肃公诗集》清美堂抄本，后文所引诗句皆出此），而且在其《涌幢小品》卷二十六中保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游记长文《普陀》（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出此），然而，历代普陀山志书都没有收录这些诗文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。

此位大明首辅名叫朱国祯，《明史》有传，其《自述行略》亦较详备。国祯，字文宁，乌程（今湖州市吴兴区）人。生于嘉靖戊午年（1558）正月初一日，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进士。天启三年（1623）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；四年冬，国祯为首辅，“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，视国祯蔑如。其冬为逆党李蕃所劾，三疏引疾。忠贤谓其党曰：‘此老亦邪人，但不作恶，可令善去。’”（《明史》本传）于是归里，崇祯五年（1632）卒，谥号文肃。朱国祯令自己的反对派魏忠贤都认为他“不作恶”，得善终，看来国祯确有值得称道处，而这与其曾礼拜普陀山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
朱国祯为何礼拜普陀山

晚明政局动荡，朝廷党争激烈，人民生活困苦，朱国祯目击时艰，屡次上疏言事，忤逆权贵，也就屡次被迫辞职。万历三十四年丙午（1606），国祯升任谕德（从四品），在南京陪伴太子，对太子教谕道德，遇事劝讽。

丙午年，余在南中。有高明宇者，谈多奇中，谓余阮在后丙丁二年，且曰：“过丁巳秋，或可免。”盖刚六十之期也，时去之尚远，不以为异。

朱国祯在南京，年近半百，遇到一位术士高明宇，预言他在丙丁两年（1616~1617）会遭到厄运，由于距之尚有十年之久，他就没有放在心上。

壬子，升大司成。时台山叶公已大拜，欲起予为礼卿。而予先是得一梦，束一金带，忽为两截。予心疑，遂致书叶公，力辞礼卿之命。迁于凤岐弟东庄中，日夕课子绅，不复有宦兴矣。（《自述行略》）

万历四十年壬子（1612），首辅叶向高推荐大司成（即祭酒）朱国祯拟任礼部尚书。因为在一场噩梦中梦见金腰带断为两截，国祯预感不祥，故力辞之，徙住其三弟朱凤岐的东庄，教导儿子朱绅读书度日，不再留恋官场。居家五年，孙天弟逝，似乎应验了高明宇的预言。

至丙辰冬，长孙痘殇。丁巳三月，季弟凤岐暴卒。哀惨，日觉精神恍惚，形神泮涣，且有恶梦。自付发发，决符高老之言，乃发愿泛海礼普陀，且曰：“死于牖，无若死于海为快。且留与诸责人作话柄也。”

丙辰（1616年）冬和丁巳（1617年）三月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，当时国祯刚步入花甲之年，长孙和季弟先后亡故，他的心情很糟糕，精神颓靡，噩梦不断，再念及高明宇的谏言，倍感人生无常。当年四月，国祯决定渡海礼拜普陀山。

朱国祯普陀山遇倭警

时值初夏，盛行东风，朱国祯在定海（今宁波市镇海区）休整三天，随从三人，等风稍稍变小，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四月廿六日晚，乘船自北向东逆风出发，当时浪头还是很大，船行五里，看到前面的船已经沉没，只得暂泊于一小海湾。第二天，天公作美，乍变西风，继续航行，出海二十多里，就遇到谍报倭警紧急。尽管当时近海倭患已息，但仍时有余寇骚扰，随从很害怕，劝他返回，但国祯不为所惧，执意前行。

他们航经蛟门、金塘岛，看到舟山。到沈家门，转向北，再经莲花洋，下午到达普陀山。上普陀山后，就看到一只倭船停泊在东岸，这只船高约五丈，长约十五丈，像一座城堡，倭寇藏在船内，不见人影。由于初夏连日东风，这只倭船可能随风漂至。大明水军驾船围住倭船，向倭船发铳，弹铳击在船壁上

纷纷掉落，倭船无损。明军一只小船，靠近倭船，倭寇从船内射击，打死五人，小船只得撤退。当天晚上，西风又起，倭船扬帆逃去，明军驾船随后追击。第三天，明军都驾船返回，倭船已经驶往大洋了。整个事件，国祯以七律组诗《普陀闻警》记之。

闻道倭奴叩落伽，长年股栗敢回家。亦知美意怜予甚，却笑残骸蹈海馮。文武可兼非孟浪，死生有命等空花。乘风直上圆通殿，安慰僧寮且待它。

听说倭寇来犯，船主（即长年）两腿发抖，劝国祯回家。国祯虽知船主好意，且自己赋闲在家，但毕竟曾为朝廷命官，不愿临阵脱逃，如果两军对垒，自忖正是尽平生所学报国之时。抱着坚定的报国之心，国祯直上普陀山，夜宿僧寮，安慰僧人，等待倭警的后续情况。

一宿招提信有无，共推胆略此迂儒。虽无词翰惊时辈，似有神明慑岛奴。蛮貊有知行在我，亲朋无赖说全胡。也知顺逆非人事，闭户犹输海上樵。

“招提”指寺院，“岛奴”指倭寇。国祯夜宿僧寮，心寄国事，沿途已细致观察海防要道，安慰随从与僧人时分析攻守战略，似乎神明保佑，第二天倭船就乘风逃离了，但大家都说是国祯赶跑了倭寇。国祯自知倭寇逃离，乃天意所致，非自己一介迂儒阔论所能退敌，但也自觉此次海上之行比待在家里的收获大。

海上观兵岁刻期，蔡家父子代驱驰。先年有额新金粟，此日无波洗剑池。正以名高官稍滞，还知气决笔尤奇。乘桴目深藏者，犹喜成先寄所思。

明代每年都在规定的时期内进行海防演练，驻防普陀山的水军将领是蔡家父子。嘉靖年间，倭患猖獗，普陀山亦遭洗劫，寺院大多拆毁迁往别处。“有额（额）”既指匾额，也指拨款的数额；“金粟”乃“金粟如来”的省称，代指佛。万历前中期普陀山多次敕谕重建，寺院香火又恢复了往日盛况，挂起了许多全新的匾额。尽管国祯负有报国之心，此次未能展示自己的文韬武略，但其过人的胆略还是赢得了大家的敬佩。国祯对自己没有临阵脱逃甚感欣慰。

朱国祯诗游普陀山

尽管受到倭警的影响，驻息普陀山后，国祯晦暗的哀伤心境还是不断地有所调整。倭警解除，国祯大可以放心畅游普陀山，为普陀山写下了一组七律和一组五律。

一棹西风趁海来，云帆无数际天回。近山似绕堦堂水，远浪疑翻动地雷。自有升沉供日月，可曾消息到蓬莱。等闲彼岸能知否？合眼游神仔細猜。

国祯一行乘着西风来到普陀山，但初夏毕竟多东风，很多船又从天边回航了。大约靠近山边的水域比较平静，而远处

海浪如雷。日月消长其间，人们习以为常，而国祯此刻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彼岸的超脱。

国祯上岸后，走过一段小路，跨过两座小山，来到普陀寺（今普济寺）大殿，大殿的西北是盘陀石，东南是潮音洞。在大殿礼拜后，晚上就在僧舍歇息，“通夜，寝不能寐，甚苦，甚疑之”，本来晦暗的心情又受到倭警的影响，看来，国祯普陀山之第一夜依然心情难定。

风高海阔此停舟，自笑衰残背浪游。剩有芝兰供佛案，虔将香火祷灵丘。莲花金色灯为月，贝叶云深屐作楼。夜半潮音如唤醒，久耕方寸愧堪收。

国祯对于自己暮年踏浪来游普陀山，似乎也觉得很合适，颇有自嘲之意。登入殿堂，献花供佛，烧香祈祷。农历廿六晚上也没有多少月光，殿堂里的莲花灯光明亮如月，窗外云如贝叶好像海市蜃楼一般。一夜海潮与心潮共起伏，大约半夜后才稍稍入睡。

第二天早晨，国祯登上普陀山的最高峰菩萨岩（今佛顶山），视野开阔。

独上高峰看海氛，天空四顾与平分。东舍旭日平如砥，徐浸山岚统作群。潮溅石根皆净土，风和波面结晴云。岛奴昨对旋惊迫，只畏涛声似水军。

天气晴好，水天相接，海面平静，旭日东升，群山岑寂，山脚无泥，千步柔沙，一派祥和。昨天刚到时看见倭船，涛声巨大，如同水军作战，当时心存畏惧，此时心中阴霾一扫而空。

渡海看山调转稀，如余衰朽漫忘归。登高极目度洲近，宽径披衣鸟道微。榻净几年曾驻锡，茶香一味好传衣。普陀佳处惟龙树，不到安知静者机。

国祯大概更欣赏普陀山黄昏和夜晚时分的静谧吧。“虞渊”指日落处，登高望远，大海落日；山路难觅，浑身出汗，飞鸟归巢。夜晚与僧人品茶共话，聊到他们的驻山时间，聊到他们的法统释系。普陀山给国祯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遍山的油松（龙树），无语群立，其中禅机非身临其境者怎能体会呢？国祯顿时忘记了那个热闹的世俗世界，甚至想在普陀山度过衰朽残年。

国祯在五律组诗中描摹了普陀山的独特景象，如“烟篆空冲斗，山莲兀作台”“插海盘山夹，幽栖涌化城”“琉璃悬晓月，枝水吼长鲸”“僧踏袈裟渡，龙随钟鼓鸣”“溅石能枯海，传灯好驻山”“有音潮作杵，问法苇堪航”等，奇峭劲拔。同时，国祯感叹“西极来何远，东溟此一方”“昔从天末望，今在镜中开”；也表达了自己的体悟，“直东有彼岸，宝筏自分明”“最是乘桴好，津梁在此间”“等闲如勺水，芥子个中藏”。

朱国祯普陀山心解

“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，余至则阒然矣，却气象清旷，几欲久驻，而竟不果，则缘之浅

也”。斯时普陀山香火最盛最热闹的时段大概在四月上旬，国祯登普陀山已是四月尾，比较清静，打算在普陀山长住一段时间，但不能够，只得返回。

洋里开莲色相殊，乘潮荡桨晚风俱。行行直透龙官焰，片片圆光佛顶珠。采得五花金粟里，载归并蒂紫云敷。明年有幸重来此，纪瑞应须入画图。

大约傍晚时分，国祯一行乘着东风渡莲花洋返回。夕阳反照，波光粼粼，仿佛龙宫闪闪，回望普陀山，金光耀耀。“五花”，指佛教的五种吉祥花——曼陀罗花、莲花、优昙婆罗花、山玉兰、菩提树花；“金粟里”代指普陀山；国祯普陀山之行，收获了吉祥和喜乐，心情调整得不错。国祯想着如果下次再来，把这些祥瑞都要画入图中。

国祯将离开普陀山时，还写了一首五言排律《普陀山偶作》，不妨看作此行的小结：

岂是蛾眉者，从人妒不妨。世情原抵牾，直道合披猖。禿尚头颅在，书因老病荒。三驱自罟网，一笑有沧浪。得暇寻渔乐，无管理药方。听松拈好韵，礼佛辨名香。晚唱催风铎，朝曦映石床。多君律已细，念我意何长。得丧如飘瓦，功名是剧场。深山完璞隐，湛水夜珠光。剥落留真我，坚牢具铁肠。真人能识透，妙解只中藏。喜与声歌合，都将色相忘。放生池上月，半古塔尖霜。试与烹新茗，相期醉草堂。

“多君”，意为称赞妻子，取自李白《在浔阳非所寄内》“多君同蔡琰”句。出处两难，古今同慨，大约“家庭才是心灵的港湾”吧，国祯不禁念及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老婆。经过普陀山的洗礼，后人誉之为游记佳品。但由于这篇游记是三年后“追忆过海景象，模糊不能辨，姑以意书其百一”，难免有些失误，如“凡西僧以朝南海为奇，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桥为奇。梁之南有昙花亭，下数级即为梁，横亘可十丈，脊阔亦二三尺。际北有绝壁，有小观音庙在焉。余坐上方广寺，亲见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，其一行数步，微震慑，凝立，少选卒渡，众皆目之，口喃喃不可辨”这一段文字，其中“石梁桥”“昙花亭”“上方广寺”皆非普陀山所有，乃天台山景致，被阑入“普陀”中。当然，这也说明朱国祯对普陀山崇信之深，“或真或幻，皆不自知也”。

与普陀山组诗相补充，朱国祯在《涌幢小品·普陀》中细致记叙了去普陀山航线上的岛礁、台湾以及普陀山的寺庙、物产与航程的遭遇等，后人誉之为游记佳品。但由于这篇游记是三年后“追忆过海景象，模糊不能辨，姑以意书其百一”，难免有些失误，如“凡西僧以朝南海为奇，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桥为奇。梁之南有昙花亭，下数级即为梁，横亘可十丈，脊阔亦二三尺。际北有绝壁，有小观音庙在焉。余坐上方广寺，亲见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，其一行数步，微震慑，凝立，少选卒渡，众皆目之，口喃喃不可辨”这一段文字，其中“石梁桥”“昙花亭”“上方广寺”皆非普陀山所有，乃天台山景致，被阑入“普陀”中。当然，这也说明朱国祯对普陀山崇信之深，“或真或幻，皆不自知也”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